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山杠爷

李一清／著



山杠爷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07号

责任编辑：龚明德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版面设计：黄汉庭

书名 山 杠 爷

定价：6.80 元

作者 李一清

开本787×1092mm 1/32

8.125 印张 插页4 页

1995 年6 月第一版

1995 年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 册

字数15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巴蜀广告公司激光照排部照排

四川日报印刷厂新硕分厂印刷

ISBN7—411—328—X/I·1245

这绝不是 一曲田园牧歌

——为小说集《山杠爷》序

陈焕仁

山杠爷的尊姓大名和他的可爱可憎的复杂形象，我是从今年荣获政府大奖“华表奖”的电影《被告山杠爷》中获知的。但像山杠爷这样用心于公益事业，为了推动事业的前进，敢于作出与众不同的举措，虽然推动了事业，自己却落得当了被告，十分憨厚、耿直、朴实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，我却是十分熟悉的。我甚至十分敬佩他们令人啼笑皆非、颇有几分土气和蛮气，但又十分奏效的举措。亏他们想得那么些土办法！同时，也就对他们因为并非全是他们自身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，最后必然不能逃脱的不幸深表同情和痛心。

“生活中不能没有山杠爷。”正如小说作者李一清所说。如果没有山杠爷令人用绳索将抗交公粮的王禄捆下；没有山杠爷从私拆的信中弄到明喜的地址从而

把他弄了回来；没有他给了拒修塘堰声言要转让党员的腊正两巴掌；没有他对虐待公婆的夯娃婆娘的整治和游村……由五千年历史和急剧变动的现实共同铸成的活生生的堆堆坪，如今真不知会是一番什么景象！

“生活中应该没有山杠爷。”小说作者李一清又说。因为绳索捆绑并非文明和温柔；私拆信件更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；人的一张脸代表了人的尊严并非长出来专为挨巴掌；至于虐待公婆连父母也当众受辱，要泼报复又被捉去游村……绝非人人都想见到的结局。如果山杠爷如此这般长此这般地继续在堆堆坪当村支部书记，这生活未免与改革开放和进步文明太不合拍。

李一清是一位长期扎在农村的农民作者，他的作品与过去许多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的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它及时、准确、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急速变化的农村现实。除了《山杠爷》之外，《磨坊老人》、《空荒》和《雪地》等篇都反映了变革与历史沉淀在农村的碰撞，以及这些碰撞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留下的种种斑痕。他的这些作品，不是田园式的牧歌。除了语言文字和叙事描景能把我们带进又一块新的田园外，那《磨坊老人》中的老人和他那古老磨坊与黄沙牛，以及他儿子的机器、姑娘和新的用电的磨坊；那《空荒》中银儿、白梦、才狗之间的感情变化；《雪地》中两代人

似曾相似却又不同的爱情……读后无一不叫人感受到它那并非编造出来的深沉。你定会同作者一样感慨：“生活本来就是这样；生活本不应该这样。”但不管你这样认为还是那样认为，你最终不得不承认，作者写的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变革中的农村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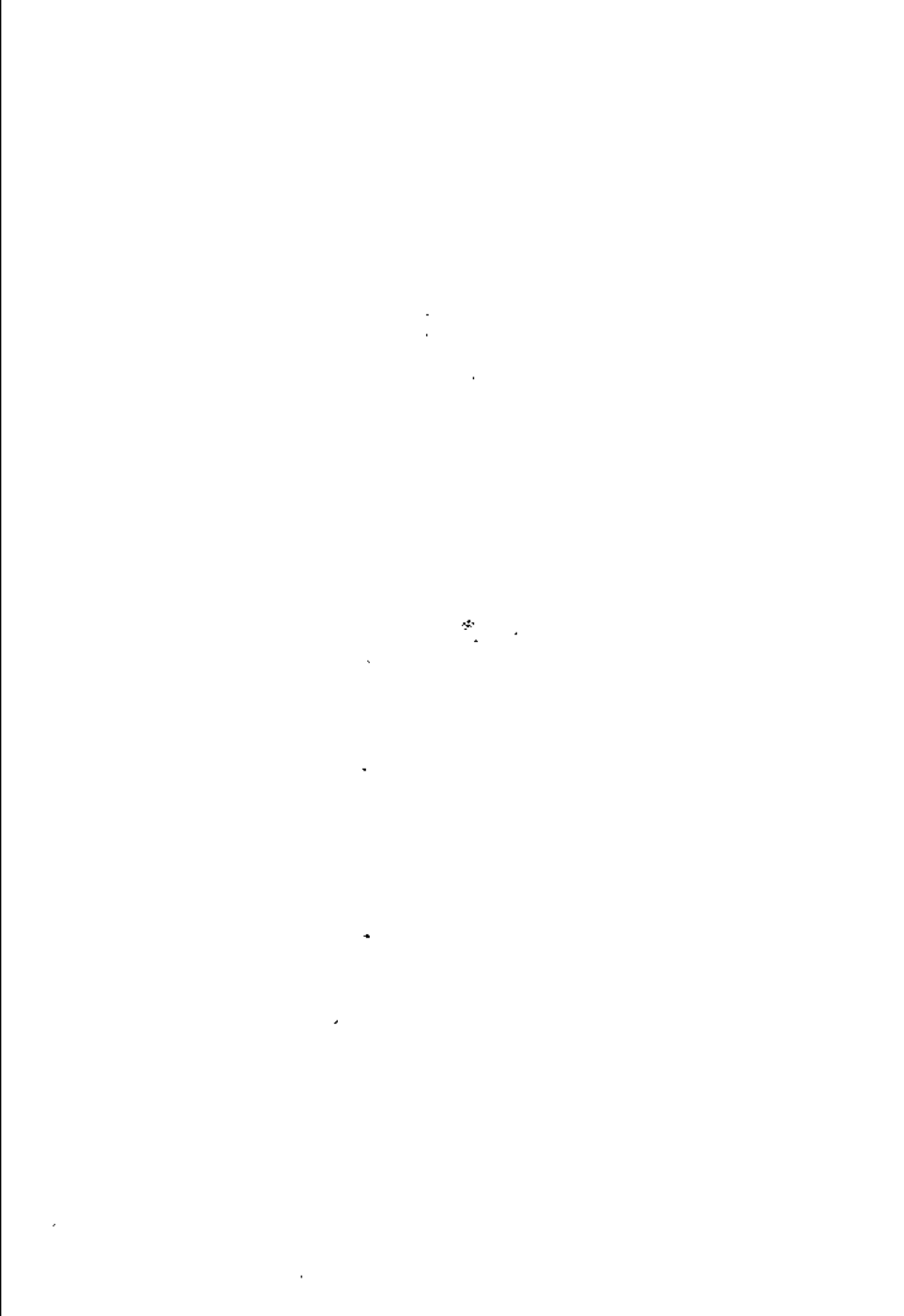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文艺出版社要为此书为这个年轻人出书，责编龚明德和作者突然闯进了会议室：“只打断大家一分钟。”他们要我为该书作序。我只能欣然接受。因为我同样热爱真实的有泥土气息的农村生活。

1995年5月28日 成都

山

扛

斧



山杠爷被人告下了！

一封匿名信打到报社。报社来记者调查，进村就碰见了山杠爷。不就是为夯娃婆娘那桩事么！山杠爷说：“不含糊，有那事儿。”

记者回去就写了文章，见了报。这下事情可闹大了，县区乡来了人，带着那张报纸，找山杠爷“核对核对”。山杠爷没进过学堂，杠子粗细的字识得一二三。他看看那个记者登在报上的文章，摊开巴掌比量比量，直伸舌头，说：“啊哟，像好大一块豆腐干！”让人家念给他听，又说：“啊哟，不简单！我山杠爷的名字都上报了！”仿佛光耀了祖宗，口气喜喜的。问：“是事实吗？”山杠爷依然不含糊把胸口拍得山响：“是事实！一点不假。”

含糊哪样哇！不就是夯娃婆娘那桩事么？山杠爷禁不住在心里发笑：那鸟记者，怕是没文章好写了！县区乡这帮来找他核对的人，也准是吃饱了撑的。

只是山杠爷做梦也没想到，事情过去快半年了，在堆堆坪他的“王国”里，居然有人想起了要告他。夯娃的婆娘事发后的当天晚上就寻了短见，夯娃后来也死了。那个打匿名信的人是谁呢？不用说，准是他罚过的那些人了。可在堆堆坪，他山杠爷处罚过的人还

少么？那个人究竟是谁？

王禄去地里干活，看见山杠爷远远地迎面走来，忙笑着招呼道：

“杠爷，随便走走？”

山杠爷说：“去你家。”

“哦哦，”王禄还以为山杠爷像往常说的“随便走走”哩，他往路旁挪动挪动身子，为的好让山杠爷过去。山杠爷却不马上过去，朝王禄瞪着眼睛：

“王禄，上你家走走哇！不高兴了是不是？”

王禄这下听真切了，他急忙说道：“啥？杠爷，你老肯赏脸，要去我王禄家里走走？啊，请，请。”

山杠爷长得一副大板块的身躯。他看也不看王禄，就在他身旁沉沉地走过去了。

王禄跟在后面，一边走，一边在心里打开了小九九：杠爷去我家干啥？催粮？粮完了，堆堆坪我王禄今年完的第一。按规矩，要奖励哩！是给我发奖来了？可看杠爷的神色，又不像是。哦，对了！听说有人给报社打啥子匿名信，告山杠爷逼死了夯娃的婆娘，报纸登了，上面也来人调查了，山杠爷是不是怀疑我打的匿名信？王禄这样想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心里慌张起来，鼻孔喘息很粗。头撞到什么物件了，结结实实，像一堵推不倒的墙。王禄刹住脚，见山杠爷已停在他家门口了，正异样地笑望着他。那笑像刀片子，寒碜

磕的，刺得王禄头皮发麻，心下打怵，两腿颤颤的。他掩饰地笑笑，拿钥匙开门。无奈手哆嗦着，好不容易才把钥匙插进了锁孔，打开了门。往里让着山杠爷，门齿竟又结巴：

“杠、杠爷，你老屋里坐。屋里有点那个脏、脏乱差，你老多、多教育。”

脏乱差这个词儿，是山杠爷去乡里开会讨回来的。他听了觉得新鲜，以后堆堆坪开大会，每到散会前，他就要说说脏乱差。去村民家串门，他也要说说脏乱差。有一回，他竟在会上恶狠狠地宣布：“有些懒婆娘，实在不像话得很！经常头不梳、脸不洗、地不扫的，屋里的灰尘能一脚踢起多高！细娃的尿布、大人的臭衣服、臭鞋到处乱扔，连自个的‘骑马布’也丢在门前阳沟里，招得苍蝇团团飞。庄稼人就不讲卫生了？今天打个招呼，堆堆坪也要治治脏乱差了。今后有哪个不改的，弄几个做典型，罚她的款，将钱请城里的戏班子来唱大戏！”山杠爷是说得到、做得到的，堆堆坪的婆娘们，谁又想去做那个典型，挨罚款，请全村的人看大戏呢！婆娘们顶在头上的草鸡窝不见了；脸上的汗渍污垢洗净了，光生生的；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；“骑马布”可不敢再往门前阳沟里扔了。汉子们乐得个个喜颠颠的，都说自家老婆更可爱了。山杠爷要请戏班子唱的戏终究没有唱。堆堆坪的脏乱差，确也得到了治理。

看看王禄的屋子吧。地板擦得很干净，正中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套茶具。左边一张茶几，两把椅子；右边是一只装粮食的大柜。四周粉白的墙壁，贴满了年画、山水、花鸟，琳琅满目，让人应接不暇。门后不碍眼的旮旯里，放有几样农具，影影绰绰。山杠爷猜得出，不外是锄头、扁担、枷档之类。南面开着窗，人坐茶几旁品茶，正对了窗外的风景：一蓬青竹，青竹后面是一条小溪，小溪后面是一片起伏的秋天的田野，田野里有星星点点的人群，有人吆牛犁田的声音。忽然就起了风，青竹摇荡，碧色窥窗，一间屋子都动了绿意。山杠爷看王禄的脸，低头看自己的衣服，尽给碧色浸透了，惬意得很。早忘了这是在王禄家里，早忘了自己是找王禄来做啥的了。

山杠爷越不动声色，王禄越沉不住气了。他局促不安了好一阵，就走到门前阶沿上，手卷成个喇叭筒儿，贴在嘴上，朝山沟里长声吆吆地喊：

“娃——他——妈！娃——他——妈——咍——”

声音给山岩挡回来，瓮瓮的：“娃——他——妈！娃——他——妈——咍——”

山杠爷给坏了兴致，喊：“王禄，你学啥牛吼？回来！”

王禄回来了，小心地笑着：“杠爷，你老难得上我家坐坐，我想叫娃他妈回来……”

山杠爷打断道：“王禄，你看见我给哪家哪户添麻

烦了！你山杠爷是来讨饭吃的吗？”

王禄笑着连连点头：“杠爷，那是哩，那是哩。”

山杠爷说：“你那婆娘不赖，瞧这屋子，收拾得爽净嘛。”

王禄笑着又连连点头：“那是哩，那是哩。杠爷你让讲卫生的嘛，杠爷你让消灭脏乱差的嘛。杠爷你的话，还能不听！”

山杠爷想，这个王禄，嘴巴倒很能说话了。便说道：“王禄，有的人嘴上说的好听，可背后呢？你听说了的，为夯娃婆娘那桩事有人打匿名信，把你杠爷告下了。”

说了，就认认真真地看着王禄，仿佛不认识他似的。直看得王禄的脸忽而红，忽而青，忽而又紫，渐渐脑门上有汗珠大颗大颗滴下。他着急得站起来，又坐下；坐下，又站起来。终于他急得红着眼珠，指天划地，咚咚捶打胸膛，哭丧着嗓门嚷道：

“杠爷，人活着总该讲良心哇！我王禄直进直出的汉子，决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情！要真做下了，我王禄就不算娘养的！是岩缝里崩的。”

山杠爷端起茶杯，轻轻呷口茶，看绿绿的窗口。

“杠爷，那年子为完公粮……”王禄声音哽哽的。他说不下去了，拿袖子擦擦眼睛。

这就是那个王禄吗？在他山杠爷面前低声下气，皈依佛法，怕得像掉了魂儿样。山杠爷咋想，也觉得

不是当年那个王禄；咋看，也看不出当年那个王禄的影儿。

当年的王禄，年轻哩，气盛哩，蛮横哩。敢跟他山杠爷较嗓子，耍脾性，较红脸、黑脸的……

秋天里派下公粮。

集体生产那阵，公粮不叫公粮，叫爱国粮。你听听这名儿，就晓得意义有多深重了。堆堆坪交爱国粮总是统一行动。头天夜里，山杠爷把各生产队队长而今的自然村村主任们召集拢来，作好部署：几点造饭，几点出发，出动多少人马。第二天天麻麻亮，山杠爷往门前土坡上一站，就能听见周围大大小小状若馒头的堆堆山上，响起了催促人们起床煮早饭的锣声、口哨声、吆吼声，把每一条山沟、每一处村落都闹震了。接着就见山上山下，沟里岔里，这家那家，亮了灯光，稠密得像天上的繁星。渐渐地，熹微的晨光中有缕缕炊烟袅袅升腾，清新的空气里有柴禾燃烧的滋味，撩得山杠爷鼻孔痒痒的。

那时，天大亮了，各生产队交爱国粮的人马在坪下大路旁聚齐，由山杠爷打头，浩浩荡荡向公社粮站奔去。堆堆坪大队——现在的堆堆坪行政村，是全公社最偏远的地方。其实说远也不远，站在坪顶一眼就能望见的，可不知怎的走下来竟有十七八里。这全是因为中间横亘着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堆堆山，爬坡下坎，穿村过户，一色的小路弯弯拐拐所致。

长长的送粮队伍，在弯弯拐拐的小路上，像一长列搬家的蚂蚁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。如果有谁高兴了，吼一嗓山歌野调，远远地前后相和，那歌声便声震云霄，响彻几里地之遥。嘿！那个声威，那股气势，那份热情，再冷漠的人见了，心潮也要禁不住澎澎湃湃。打头的山杠爷回首望望，甜甜的心思便随送粮的队伍牵出去好长好长。想这干部当得风光哩，有趣趣哩，再往前走时，肩上百多斤重的担子，陡地变得轻了，扁担嘎嘎吱吱，闪悠闪悠。

土地到户的头年子，山杠爷还习惯过去那样，在有大小队头儿参加的会上，把完粮的任务统一安排下去，决定了堆堆坪在某一天某一个时辰集体行动。各家各户把该交的那份子粮挑了，结伴结伙一块儿走！可到了约定的那天早晨，天也是麻沙沙亮，山杠爷站在自家门前的土坡上，却再也听不到通知完粮的锣声、吆喝声了，眼里只有零落几点灯火，寥若晨星，空气中也没有了炊烟亲切诱人的味儿。后来也是聚齐在坪下的大路旁，俟到日上三竿，去完粮的人依然寥寥，无几！气得山杠爷胡子一翘一翘的，喊：

“一队！”

一队队长“哎”了一声，站到山杠爷面前。

“你鸡巴咋搞的？”山杠爷问。

一队队长苦着脸：“杠爷，昨晚我挨家挨户通知了，今早又挨家挨户催过了，可人家说土地一家一户

种，粮一家一户完，早交晚交一回事儿，用得着去凑那份热闹吗！”

山杠爷骂了一声，喊：

“二队！”

二队队长“吱溜”一下钻出来，说：“杠爷，在这。”

二队队长拿眼睛朝稀稀拉拉的人群一瞄，说：“杠爷，还有庆才家、冬生家、王二么爷、刘老八……”

“数个鸡巴毛！”山杠爷再没喊三队了。他心里突然一阵悲凉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，当干部最没有意思了，他的话不管用了！

是的，如今多声部合唱变成了单声部独唱。人们高兴了来两句顺腔，不高兴吼几声野噪，或干脆埋也不理，啥也不唱，你山杠爷能指挥得了谁？集体是圈，是槽，众人是一群牲口，山杠爷是放养那些牲口的主人。牲口拴在圈里，食在槽头。他高兴了，要把谁牵出去遛遛，就把谁牵出去遛遛；要派谁干啥活儿，就派谁干啥活儿；要把谁整治整治，就把谁整治整治；要给谁多添把草料，就给谁多添把草料。集体是一根魔杖么，他山杠爷就是玩魔杖的人哪！而今那根魔杖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威，他山杠爷去玩啥呢？

从此上面派下公粮，山杠爷也就派下公粮。各家各户去完呗！你高兴哪天去完就哪天去完呗！山杠爷再没那份闲情、那份雅兴去张罗堆堆坪三百多户人家统一行动了哩！

山杠爷过着闲适的日子。除了有时去乡里开会，他现在跟普通的庄稼人没有两样了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种自家那份责任地。好在集体生产那阵，他经常参加劳动的，也没有什么不习惯。只是偶尔闲暇，他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怅惘和苦闷，仿佛他一生中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一种深切的忧虑和恐怖，使他惶惶不可终日。那时，他深邃的目光不时沉重而不无忧伤地凝视着堆堆坪的原野，好像那一片土地破碎了，再也无法收拾了，随时都会发生灾难与不幸。

事实证明，山杠爷的忧虑和恐怖，不是毫无道理的。

问题接踵而至。

问题的最先发生，又恰恰是在完粮上。

那年冬天，早过了公粮入库封仓的时节。一天，乡长和粮站主任来到了堆堆坪。堆堆坪因为离乡场十七八里地，乡上的头头们吝惜脚步，平常很少来，更何况粮站主任了。准是有啥要紧的事情吧！山杠爷想。果然，乡长对山杠爷说明了来意，粮站主任翻开一个又大又厚的本子，哗哗地翻到一个地方，看看，说：

“杠爷，堆堆坪村没完粮的，总共有七十二户呐！”

七十二户！山杠爷吃了一惊。七十二户，他记住了。这数数好记。有部电影，他看过的，名字就这数数哩！那电影叫啥？七十二家房客！